

创作谈

历史云层里漏下的一束光

——关于长篇小说《江南役》的隐隐雷声

海飞

迷雾重重的古谍世界

一个偶然契机，我在家里翻书，翻到了28年不上朝的“懒汉”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一篇史实材料，将古代历史背景与谍战相融的想法由此挥之不去。古代与谍战，传统与现代，一个遥远，一个隐秘，随时可以形成奇异磁场把人吸进去。

没有任何现代通讯技术，冷兵器时代的情报暗战会是什么样子？各色情景在我眼前惊心动魄地排开。听凭传奇；舞蹈中脚尖踏出的节拍中暗含密码；萤火虫传递音讯；哑巴吉祥通过与动物交流，洞悉人世秘密；专门用于传递情报的小萌物豹猫；不流通的阿拉伯数字排列代码暗传真相……顶尖特工对决与智谋博弈，如武林中高手过招，一招不慎，一命呜呼。于是，寥寥数笔一镜到底的历史情节在我面前陡然复活，犹抱琵琶半遮面似的，婉转、曲折、生动起来。

历史纵横上下数千年，朝代更迭数十个，奇闻轶事无数桩，民俗百代流传，是孕育谍战的沃壤土壤。于是在史料中寻找中，谍战、悬疑、推理与武侠共舞，《江南役》中，迷雾四起，编辑作妖案闹得人心惶惶，倭寇步步为营，六和塔一发千钧。于是开始了田小七根据火器专家赵

士真留下的线索步步推理，锦衣英雄联盟个个心怀绝技，武功招式目不暇接地呈现，刀光深寒中侠义风骨再现人间。

我们每个人心中，大概都会经历这样谍战、悬疑与武侠交汇的一瞬。

城市是有肌理和印记的，正如文字有脉络和气息。京城是锦衣卫的出发点，也是第一部《风尘里》故事展开的地方。京城风云自不必说，其间必是盘根错节暗潮涌动。第二部《江南役》让田小七南下杭州城，历史上，这里确有发生过倭寇入侵事件，六和塔也遭过损害，古旧遗迹昭示着昔日悲壮与荣光，一派祥和繁华的江南风光下，藏着深不见底的阴谋诡计。而台州，沉淀过一个叫姚广孝的明代千户所，这是戚继光抗过倭寇的地方，关于民族大义的血泪冲刷着这片土地，这里是我正在创作的第三部《昆仑海》发生地之一，这部故事将会是从台州暗战到东瀛的明朝谍战。

站在这些城市的长空下，故事还没开篇，说书人还未起调，仿佛已听见滚滚雷声，自天际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我们的人生，总有些事没有征兆、突如其来。

历史题材小说的特殊感召

我不太喜欢拘泥的故事，当西湖的

秋波适时地传来，我让田小七从官墙深深中拔腿跑了出来，跑到我熟悉并生活了经年的杭州城，跑到妙趣横生的民间。

我喜欢这座水汽氤氲、慵懒旖旎的六朝古都，蒸腾的水汽可以包容一切。田小七追踪着案子，我就在后头细细描绘，描绘湖畔森然林立的塔寺，岸上高低连绵的砖瓦，街边的杂剧、庙会、“五杭”，万人空巷的观潮节，赵士真徒手抓的红豆沙、定胜糕，城墙下卫守戎军吸吮的爆炒螺蛳，某个寻常的日脚，鳞次栉比登场的油煎葱包烩、糯米酒、西湖藕粉、西施舌……我对这种细节的刻画近乎执拗，把杭州气息碾碎撒入描绘的文字，让这幅风俗画卷长出温情与残酷来。这是我看不尽的杭州，是我内敛情感的外露，是我融于骨血的，对于历史的敬畏感。

这是一场半虚构的谍影重重，一片虚构人生里的波光粼粼。回头望去，依然能看见历史敦实的注脚：比如明嘉靖十二年倭寇入侵杭州，六和塔遭破坏；比如明朝四大迷案之一的“妖书案”外壳；比如赵士真的历史原型赵士禄。与完全的历史不同，文学也在另一种笔法上接近事实与本真，在精准放大的想象空间书写人性，可以让读者在诗性极致的语言里，或多或少地触摸历史的温度，感知部分的人文与关怀。

当我像个考古者挖掘历史细枝末



海飞 著 作家出版社

节的时候，历史像个面目温和的庞然大物，我站在它面前，让我观照自己、观照当下。小说结尾，我让锦衣卫千户大人田小七淡出一切，隐居民间，和赵刺心一起办了孤儿院。他不愿再做皇上的刀，嚣张锋利的田小七收起绣春刀，脱下飞鱼服，化作那温润翩翩少年郎，奔向那一襟晚照。与此同时，田小七出家的弟弟昆仑还俗，成为锦衣卫昆仑，走上保家卫国之路。我想，不论“出世”还是“入世”，都是他们内心忠实的抉择，日后若相见，依旧肝胆相照，光明磊落。

现在，刀剑声隐去，乌云散开，六和塔重新威武起来，冬天似乎提前过去。经年之后，我大概还会偶尔想起笔下那个笑时会露出一口白牙的田小七，他站在孤儿院门口的暖阳下，或者杭州城河坊街一块布幡下，朝我笑。我说，这位兄长，请问候潮门怎么走？

请随我来。田小七说完转过身去，然后我一定能看到前面大步流星行走的田小七，他走在历史云层漏下来的一大片光阴中，步伐决绝，目光坚定。

(作者为知名编剧、作家，代表作《麻雀》《惊蛰》等)

命运选择的“锦衣英雄”

如果你是小说家，在书房里翻书，喝茶，打盹，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空间，会让你安稳和妥帖。顺着巨大的夜窗，你可以看到灯火，看到空气中弥漫着的历史纵深，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重重叠叠的人生，并能听见隐隐的雷声。所以说，创作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你一个人分饰无数角色，并且让自己代替这些角色依次登场。

翻开大明朝的秘簿，巨大的历史纵深感像深渊一样将我包裹，事件和群像如鸟蝶一般纷至沓来，熟悉得仿佛亲历过一般。我看过很多人，也写过很多人，无数次感叹人在命运中沉浮，又无数次折服于人在命运关口所放出的无穷潜能，以及人性光亮。而《江南役》里缥缈的人事，如同被历史云层里漏下的一束光所照亮。我们在这小小光亮里身不由己，踽踽前行，是谓人生。

凡是小说家，大概都迷恋过古今中外、天上地下各种故事。要说从古至今所有特种部队中，最敢说纷纭、讳莫如深的话，要数明朝军政搜集情报机构锦衣卫。充满争议，就有写头，有张力，有无限可能性。我愿意把脑海中这个风格鲜

金庸剧对经典武侠文本的想象还有新的可能吗

黄小米

于荣光导演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在收获了少量骂声之后就没了热度，不幸步了近年其他金庸作品改编剧的后尘。而在待播列表上，佟梦实、毛晓慧分饰男女主角的电视剧《神雕侠侣》与秦俊杰、梁洁分饰男女主角的电视剧《飞狐外传》赫然可见——不管扑过多少回，翻拍金庸，前仆后继者常在。

观众对新版金庸剧的不耐烦程度，与金庸剧问世的速度成正比。金庸剧虽已不再是收视保障，但每隔一两年就有一部新版的高频率，体现了这块电视剧圈“金”字招牌的持久号召力。不过，近年来这些翻拍更像为保证回本的投资，套路差不多：用金庸两个字制造话题，再用其他热门元素加以包装，比如于正的《笑傲江湖》安排东方不败和令狐冲大谈恋爱，借了金庸的壳，装的还是自己那套俊男美女言情故事；张一山把韦小宝演成行走的表情包，仿佛在短视频平台拍摄搞笑片段；2017版《射雕英雄传》在最近的翻拍剧里一枝独秀，却依旧为加强偶像剧色彩而牺牲了其他情节。

从接受史角度来看，金庸小说从“成人童话”、中国历史文化的普及教材，到被认为是足堪承载中国百姓的欲望、信念和理想的文化读本，读者对金庸小说的定位有一个从通俗到雅正的过程。反观金庸作品的改编剧，则越来越平庸，把流行的人设往经典人物上套，浪费了厚重的材料，就好像用改编《暮光之城》的手法来拍《指环王》。

金庸小说成为推动两岸三地电视剧制作水平提升的重要IP

曾经，武侠剧的爱好者和电视剧的爱好者是高度重合的。荧屏上最精彩的就是武侠剧，能代表电视剧制作最高水准的也是武侠剧。纵观华语电视剧的历史，金庸小说不仅促成了武侠剧一浪又一浪高峰，也是推动各地电视剧制作水平提升的重要IP。

金庸小说在大陆被热烈阅读的年代，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文学热、文化热的一部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电视剧很快取代阅读成为最普及的娱乐形式。对大部分人来说，金庸二字基本只和电视剧有关。很早就《千古文字侠客梦》里把金庸小说和中国游侠传统联系起来学者陈平原后来说：“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相比梁羽生人物的高度雷同，古龙对武打场面的诗化省略，金庸的人物各有特色，武打场面详尽，情节尽管巧妙，却前后照应，很少疏漏。虽然在提到金庸小说，都会把他归为浪漫派，但他同时也是注重写实的细节大师，对于编剧和服化道来说较为容易将他的文字视觉化，比如各个电视剧版本对凌波微步、蛤蟆功、一阳指、九阴白骨爪等招式的想象大体差不多。主角当中的韦小宝、小龙女、黄蓉、配角中的周伯通、岳不群、李莫愁等人物气质格外鲜明，一旦出现特别脱离固有印象的版本，就让观众难以接受，比如吴倩莲的黑衣小龙女和陈妍



① | ②
③

①张纪中的内地金庸剧第一炮《笑傲江湖》(2001)在问世之初没少挨过板砖，日后被时间证明为新的经典。图为许晴在该剧中饰演的任盈盈

②刘亦菲和黄晓明分别在电视剧《神雕侠侣》(2006)中饰演小龙女和杨过

③白澍和文咏珊分别在电视剧《天龙八部》(2021)中饰演段誉和王语嫣

希的肉包脸小龙女仅因造型就被拒绝。

港台地区电视剧对金庸小说的改编尝试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了，可以说金庸剧是两地电视工业从稚嫩到成熟的历史记录。从香港无线电视台(简称TVB)出品的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播出两年后被引进内地开始，在大陆播出的港台金庸剧都已经能代表当时华语电视剧商业化操作的最高水平。日后成为大陆金庸剧最成功幕后推手的张纪中，又在一系列剧作中将外景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像《射雕英雄传》里的草原，《天龙八部》里的大理，《侠客行》里的安吉，《神雕侠侣》里的九寨沟和雁荡山，都美轮美奂，成为对小说最佳的视觉补充，也让剧作堪称大手笔。

被奉为经典的港台版金庸剧未必没瑕疵，甚至不乏翻车之作

早期港台版金庸剧之所以被誉为经典，多少有着情怀因素。对绝大多数没有看过小说原著的金庸剧迷来说，童年看的港台版是进入金庸世界的契机，瑕疵都在怀旧的柔光里可爱起来。这些金庸剧有不少在选角方面相当成功。刘德华和陈玉莲、古天乐和李

若彤饰演的两版“神雕”情侣，黄日华和翁美玲、张智霖和朱茵两对“射雕”伉俪都得到了观众认同，开了用金庸剧捧年轻演员的先河。近年内地金庸剧都遵循这个选角思路，但像李一桐演的黄蓉那样得到广泛认可的并不多。1994版《倚天屠龙记》则成功塑造了周芷若和杨逍这两个具有矛盾特质的人物——以此后的扮演者都愿意无意借鉴周海媚，力图演出娇弱与狠辣的对比，杨逍的扮演者则常常因为没有演出1994版那种风流与专情的混合气质遭到批评。

上世纪90年代，TVB电视剧形成节奏明快、戏剧张力集中的特色，甚至让看过剧版再去读原著的人对小说缓慢的连载节奏不耐烦。其武打场面的设计，尤其不拖泥带水，更少见后来内地版里的慢动作，这得益于香港影视圈武术指导的工业化。即使像《神雕侠侣》这样有大量感情戏的剧，也不会为了渲染谈情说爱而拖慢节奏，《笑傲江湖》原著中令狐冲在小师妹死后悲痛欲绝的描写颇长，TVB版只用一个痛哭特写表现，张纪中版让令狐冲抱着小师妹演足了一首插曲，这在TVB电视剧里不可能出现。

台湾地区电视剧的金庸剧更多则凭借影视金曲为今人惦记。周游1991年制作的《雪山飞狐》是第一批在大陆实景拍摄的台剧，对比其他台湾地区武侠片里“保丽龙(泡沫塑料)假山假水”

的廉价，片尾由罗大佑创作、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更牢牢烙印在观众心里。在杨佩佩制作的1994版《倚天屠龙记》中，多首歌曲同样成了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例如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辛晓琪的《两两相忘》、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黄露的《随遇而安》甚至不亚于他为电影《笑傲江湖》写的《沧海一声笑》。

值得一提的是，港台版金庸剧并非没翻过车。周游1990年制作的《天龙八部》就被当时的报纸贬为“天龙孱部”，可见瞎掰的程度。这一版把虚竹的部分打散，加在段誉身上，段誉失忆出家，法号虚竹(“失忆梗”一直是当地电视剧被人诟病最多的元素之一)。这个人物仿佛开了双重外挂，幸运度加倍，王语嫣和银川公主也顺势合二为一，这一系列肥皂剧操作是当时竞争激烈的台湾地区电视剧制作方普遍遵循的原则。杨佩佩后来制作的《笑傲江湖》与《神雕侠侣》刚一问世就被嘲笑“配角更像主角”。两部剧的主角任贤齐更被认为是极不符合原著的扮演者。

张纪中历史正剧式改编收获迟来的认可，予人启示

张纪中曾回忆道：“内地过去电视

剧是没有武侠片这种形式的。”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有根据萧逸小说改编的《甘十九妹》和根据单田芳评书改编的《白眉大侠》，也已有黄海冰担纲主角的《书剑恩仇录》，不过作为一个类型，当时内地武侠剧的确未成气候。

张纪中的内地金庸剧第一炮《笑傲江湖》抱负不小，想要在电视剧领域发出内地自己的武侠新声，立志“比港台拍得更好，拍得更过瘾”。尽管今天他的这一系列金庸剧中有不少已被时间证明可谓新的经典，但它们在问世之初没少挨过板砖。

人们对金庸剧的质疑，似乎正是从这版《笑傲江湖》开始。令狐冲的扮演者李亚鹏和任盈盈的扮演者许晴都被认为大大龄了。该剧播出之后马上引来一片骂声，这大概是早早遭到全网群嘲的文化现象之一。现在想来，首先因为这一版和港台版的风格相差太大了——虽然外景部分有了大大提升，但节奏掌控更接近《白眉大侠》，而远离港台版普遍快节奏的现代感，人物的造型更接近朴实的水浒传，而不似港台版的偶像化处理。

有意思的是，21世纪以来的新版金庸剧里，凡是刚问世时被骂过的，等到有更新的版本出现时，评分就会略微回升。比如2013版《天龙八部》因为乔峰滑板出场沦为笑柄，新版一出，有人觉

得这一版“十年后或许又是经典”；张一山领衔的《鹿鼎记》问世之后，黄晓明版就得到了不少“补偿性”的好评，2019版《倚天屠龙记》播出之后，就有人后悔“严重低估”了十年前的邓超主演版。基本上张纪中制作的金庸剧在各种新版出现后，都得到了迟来的认可。胡军的乔峰和刘亦菲的“神仙姐姐”都已经拥有不输给黄日华和李若彤版的经典地位。被骂得最早的《笑傲江湖》的评分上涨最多，已经和1996年港版相差无几。

金庸剧老版评分上涨，虽说反映了相当一部分观众对新版的不满，但也多少能够说明，张纪中以历史正剧方式改编金庸小说的制作理念终于得到了观众的理解。这见金庸剧在根深蒂固的港台版模式以外，仍有值得创新的改编空间。

对金庸文本的影像改编还大有可为，这样一种重新想象或可超越武林与江湖

从根据游戏改编的电视剧《仙剑奇侠传》开始，武侠剧逐渐为仙侠、玄幻取代。即便人物的技能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但“独步圣明世，四海称英雄”的侠客心性却依旧能在修仙剧里看到。反倒是近年的金庸剧里，侠气越来越少，关注点不再是重建一个以侠义为内核的想象的历史世界，而像是披着武侠的外衣模仿偶像剧或喜剧，武侠这一类型独特的韵味荡然无存。

金庸创造的那个武侠世界仍旧能够触动人们对仗义、行侠仗义的单纯向往吗？那些发生在朝代更迭动荡年代、浓缩中国人独特思考的武侠故事，仍旧能够和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共鸣吗？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从数量上看，金庸剧依然屹立不倒。

对金庸作品的改编里，既有创意又保持了武侠味道的，往往是电影。电影因为篇幅所限，不可避免偏离原著。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基本上是以小说为灵感的故事新编。徐克监制的《笑傲江湖2：东方不败》提供了聚焦小说次要角色的改编思路，此后钱永强的《新天龙八部之天山童姥》继续走“番外篇”路线。

从这些上世纪90年代的尝试可以看到，对金庸文本的影像改编还大有可为，特别是金庸宇宙里各具特色的次要人物，都有可能发展出独立的故事。就像漫威在《复仇者联盟》电影落幕后推出的一系列电视剧集，其中《旺达幻视》以复古情景喜剧的方式来讲两位超级英雄的日常平民生活，突破了类型片框架而不迎合潮流。金庸剧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不断裂变，甚至可能不为武侠这一类别所限。

侠义精神不一定非得依靠打刀厮杀来体现，对金庸文本的重新想象或许可以超越武林与江湖的。诚然，这需要创作者走出武侠风大胆尝试，而不是投机懒惰，自以为掌握了百试百灵的套路。